

□ 小 说

## 越来越冷

熊燕君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天气也越来越冷了,村里的十多个鳏寡孤独老人无不忧心忡忡。

这些老人中年龄最小的75岁,最大的83岁。这些老人有的丧偶二三十年,有的老伴去世不久,他们虽然有子女,可子女都不在身边,女儿早已出嫁有了新的家庭,儿子则外出打工,只留下这些老人在村中留守。一日三餐都吃不好,十个老人九个患病,没病的那个左腿残疾。

白天,这些老人便自动聚集在村里休闲广场北侧的那面矮墙边晒太阳,聊聊过去,聊聊现在,却不聊未来。按他们的话说,都七八十的老人了,今晚脱下鞋和袜,明天早上能不能活着,谁也不敢保证,哪还有什么未来?

这话听起来刺耳,却很实在。去年春节前,大雪一直下个不停,镇里有四个村庄五个留守老人先后去世,他们中间有的患病,有的因天太冷没挺过去。今年的春节会不会还下大雪,谁也猜测不到,可最近几天气温翻着跟头往下降,冷得邪乎,肯定还得有人因天冷而

挺不过去。具体是谁,没人能预测到。

老人们正聊着,只见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向他们走了过来。年轻人身材瘦弱,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袄,显得气质不凡。“这人是谁呢?”老人们正在疑惑,那个年轻人笑着跟他们打招呼,并从口袋里掏出香烟,一一递给这些晒太阳的老人。

递完香烟,年轻人笑着自我介绍:“我叫邵虎,是村里新任的村党支部书记,昨天上午刚来咱们村,对村里的情况不熟悉。虽然赵主任和其他几个村干部向我介绍了村里的详情,可我心里还是没有底,所以决定到村里走走,熟悉熟悉环境……”

老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年轻人是新任的村党支部书记,听说是县政府下派的。

“啥下派的,估计是来镀金的,转一圈,待上一年半载就回去了,回到县里就升职了!”一个老人轻声嘀咕着,一脸的不屑一顾。

从这些老人的表情中,邵虎看出了

他们对自己并不欢迎,而且持有敌意。换句话说,这些老人根本不拿邵虎这个新任的村党支部书记当回事。邵虎来到他们身边将近十分钟了,可是没有一个老人主动站起来,他们慵懒地靠着墙,好像这个世界任何事物都跟他们没有关系。

看到这儿,邵虎并没有生气,而是蹲在最右边那个老人身旁,笑着跟老人们聊了起来。

邵虎这一蹲,让这些老人吃了一惊,他们不由自主地动了动身子,都把目光投向邵虎。邵虎开始跟老人们拉家常。

见老人们手中的香烟即将抽完,邵虎忙起身,又向每个人递了一支。这下,老人们慌了。邵虎每给一个人递烟时,老人们都会站起来,跟第一次接烟时的情景截然不同。

烟雾缭绕中,老人们的话匣子打开了,无论邵虎问什么,老人们都一一回答,你一言我一语,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此时,邵虎的两腿蹲麻了,他站起来稍微活动一下,又向老人递上香烟。这次出来,邵虎两个口袋里装着四盒香

烟。

几天后,村里那十多个鳏寡孤独老人接到一个通知,村干部让他们一起住进村党支部西侧五十米处李亮的房子里。李亮夫妻俩现在到城里跟儿子一起住了,他家的房子一直无人居住,屋里空调、电扇、热水器啥都不缺。

那天跟鳏寡孤独老人们谈话后,邵虎回到村党支部,便开会跟其他村干部商量,现在天气越来越冷,那些老人都为自己如何过冬发愁,不如跟李亮协商一下,让那些老人搬过来住进李亮家里。李亮家里空调、电扇、洗衣机、热水器,一应俱全,一个冬季也用不了多少电,到时候电费由村里支付。每天晚上,咱们几个村干部必须要有一人到李亮家里照顾那些老人,他们年龄大了,万一晚上有啥意外,照看的人就可以随时拨打120电话。

当那十多个鳏寡孤独老人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后,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站在李亮家里,看到眼前铺得整整齐齐崭新的被褥,老人们百感交集,他们知道这个冬季不会再冷了……

□ 诗 歌

## 故乡的雪(外一首)

黄红彦

摘一朵故乡的雪花  
轻轻放在掌心  
那雪,穿越记忆的长廊  
从童年的欢笑中悠然飘落

城市的雪,短暂而匆忙  
像是过客,匆匆一瞥  
而故乡的雪,悠长而深情  
如同老友,静静守候

它落在老屋的瓦片上  
染白了屋檐下的风铃  
它飘在村头的大树下  
与儿时的足迹轻轻重叠

故乡的雪,是岁月的信使  
带着温暖与纯真  
轻轻覆盖在每一寸土地上  
轻盈,圣洁,不染尘埃  
让我朝思暮想  
在这样一个叫做“根脉”的地方

朝霞似绚烂的织锦  
温暖人心

落叶如散落的音符  
等待收集  
他挥动扫帚  
如指挥的乐师  
每一划都奏出劳动的乐章

三轮车似小镇移动的风景  
承载着环卫人的汗水与坚韧  
青石小径曲折蜿蜒  
都留下他辛勤耕耘的轨迹

风轻轻地拂过他的脸庞  
落叶乖乖地被扫入  
小簸箕和三轮车  
橘黄的身影  
在朝霞中闪耀  
渐渐明亮,愈发耀眼

犹如一尊生动的雕塑  
成为小镇街头最暖的画面  
融入晨曦  
把清新与美好静静铺展

环卫之歌

小镇在黎明的柔光里苏醒  
薄雾谱写着黎明的序曲

□ 诗 歌

## 江南之冬(外二首)

杨剑横

冬日的江南静谧如画  
细雨轻拂,朦胧了轻纱  
石板小巷,岁月悠长  
寒风细语诉说着过往  
老树秃枝挂满白霜  
湖面如镜倒映着苍茫  
烟波江上,渔火微亮  
孤舟摇曳,似梦中徜徉  
檐下冰珠轻挂  
古桥残影,映白雪皑皑  
寒梅傲立,暗香浮动  
竹篱笆外,野径少人行  
风拂枯藤似故人低吟  
时光深处藏着旧梦影  
江南之冬,诗意渐分明  
薄雾轻绕,山川隐幽径  
白墙黛瓦静默中倾听  
冬阳斜照暖意融心境  
江南冬韵如诗如画屏  
寒风轻拂,水面起微澜  
江南之冬藏着情与念

待春归来再继续了缘

我坐在一片绿洲上

爬过山,渡过河,跨过桥  
走过山山水水  
我坐在一片绿洲上  
风雨、雪花、尘烟  
还有行走的灵魂  
带不走的情愁别恨  
掷地有声

随 想

一串串长短的影子摇曳  
游子的孤独遗留下来的脚印  
深深浅浅,一声不响  
一个垂钓者在拱桥上放下钓线  
闪烁的灯光  
摇动了浮漂的鱼饵

□ 散 文

## 墙上的时光

詹 华

在家装新房时,朋友建议在墙上贴墙纸,或刷彩色涂料,我思忖半天,决定只刷成大白墙。朋友不理解,新居的墙面上什么都没有,缺少生机与亮色。而我不认同,之所以选择留一方白墙,其实是另有心思。

搬进新居后,立刻买了一台心仪已久的投影机,客厅一侧的大面积白墙,恰到好处充当了幕布的作用。将投影机打开,二百寸的电影画面在墙上绽放,真正感受到儿时电影院里观影的效果。很多时候,我们选择简单,其实却能在简单之中勾勒出无限色彩。

墙,虽然没有生命的陈设,但我们可以通过对其渲染来激活它的生命。

乡下的堂弟即将结婚,虽人逢喜事,却因为一堵墙窝心。堂弟的婚房对着不远处,有一面四米高的黑黝黝的石头墙。据老人们讲,这面墙是村里古级别的“神物”,老人们不允许私自拆除。堂弟的未婚妻说,每天一拉开窗帘,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黑乎乎的石头墙,哪还会有好心情呢?就为这事,她跟堂弟怄气,说不拆掉石墙就不结婚。眼看婚期将至,堂弟虽是焦急,却不知如何是好?得知此事后,我求助一位装修设计师朋友,他在实地考察之后,提出一个建议,说既然石墙没办法拆除,不妨对它做一下改造。

当我再次赶到堂弟家参加婚礼,看到黑乎乎的石头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画面是,蔚蓝的天空下,一株株错落有致的向日葵,迎着太阳开放……我有些感动,第一次体会到,颜色里洒满了阳光的味道。

或许,登山运动员最初便是从爬墙头开始,才攀出了一生的热爱。那

“丝垂遥溅水”,或“出没风波里”,或“垂钓寒江雪”了……

野钓于人挑剔的味觉而言,那也是鲜美无比的。憨态可掬的鲫鱼,无论是熬汤还是红烧,那都是菜中的极品;营养丰富的黄丫,炖上一锅豆腐,筷子与勺子一起上,叫人大快朵颐;活蹦乱跳的苍条,用油煎,或者裹上小麦粉炸了,绝不比肯德基与麦当劳的薯条逊色。如果野钓没有任何收获,其实也不要紧,那渠边的茭白、塘中的莲蓬、塘里的菱角,哪一样不是原生态的?有时索性放下钓竿,到枫树下捡三九菇,到塘埂边铲地心菜,到山场上摘野果子,哪一回会一无所获?心满意足地踏上归途,遇上熟人免不了会炫耀一番,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这哪是野钓呀?你这是吊人家的胃口呢!”

当然,野钓之美远远不止这些,譬如翘首以盼的期待之美、紧张刺激的遛鱼之美、若有所失的遗憾之美、自然豁达的放生之美等等,不是亲身经历,那是切切难以体验到的。——走,现在有时间,咱们这就野钓去!

张吉祥张张嘴,出声不得。他见众人笑得更加放肆,便起身去洗手间回个电话。他出来时,见两位服务员共同发力,手上展示着一张漫像。张吉祥本是迷蒙的醉眼一时闪亮,看着漫像上那颗硕大的黑痣,喊一声:“糨糊大师,那痣夸张了吧?”

糨糊大师说:“那是富贵痣,越大越好,还会增长。你是爱心永存的企业家。你是前途广阔的企业家。你是大气磅礴的企业家。”糨糊大师说完,与众人辞别,走出酒楼。糨糊大师没向张吉祥提出收费。

张吉祥将自己的漫像卷好,走出酒楼。他想起在聚餐前加了糨糊大师的微信,犹豫了一下,还是给糨糊大师转账三万。

第二天,张吉祥给糨糊大师的转账退回来了。可能是糨糊大师没看微信吧?他立即重新转账,还在糨糊大师微信对话框里送上一杯“咖啡”。一会儿,糨糊大师也回送张吉祥一杯“咖啡”。

第三天,张吉祥发出的转账又被退回。他又给糨糊大师转账三万。糨糊大师还是拒收。

再过几天,张吉祥将五万现金送到县慈善会,署名是:糨糊。

□ 散 文

## 野钓之美

钱续坤

与狡黠,其上钩也罢,不上钩也好,始终都能平心静气地面对那微微泛起涟漪的水面,仿佛整个身心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了,所有的烦恼与苦闷,此刻都烟消云散,一切的喧嚣与困惑,此时踪迹全无,似乎那“闲来垂钓碧溪上”,那“斜风细雨不须归”,那“驻眼看钓不移手”,那“落日桥边系钓舟”,都是自己曾经所为,又是现在自己所不为的,这种垂钓的况味,是否已经达到了欧阳修所推崇的境界——“钓翁之意不在鱼”呢?我显然还没有进入忘我之境,但是认为能从滚滚红尘中抽出时间,来钓风钓雨钓春秋,钓山钓水钓天地,享此一乐,足矣!

享此一乐,那是心理感应使然。野钓之美,还在于能给人以唯美的视觉盛宴;初春时吐芽的芦苇、夏池里绽放

的荷莲、秋风中摇曳的芦苇、冬阳下明镜的溪水,哪一样不让人为之怦然心动?以至于我每次选择好钓位,并在打好酒窝之后,都要花上半个小时乃至更长的时间,沿着沟渠塘堰走一走,看一看,目的无非就是欣赏一下周边无处不有的美景;有时还煞有其事地拿出手机,随意地“咔嚓”几张,再通过微信转发,与朋友们一起愉快地分享。一般情况下,垂钓时是心无旁骛的,但是钓累了,你不妨站起身,伸个懒腰,此时你目之所及,是天空的包容,是波光的水池,是绿树的倒影;你身之所感,是和风的吹拂,是空气的新鲜,是呼吸的自由……还有什么不能让人释怀,不能让人忘怀呢?你显然就是这幅画的主人,那钓竿就是灵动的画笔,那碧滩就是铺开的宣纸,可以忘情地或

□ 小 说

## 糨糊大师

李 吟

你居然找到了让我满意的兴奋点。”众人听后大笑,说张总的兴奋点在脸上茁壮成长。

众人一边哄笑,一边喊叫,要服务员快快送来笔墨纸砚,让张总的兴奋点闪亮登场,并将现金当场兑付。张吉祥也大笑,说自己乃一只蚂蚁,何谈富贵?他朝糨糊大师举起杯,想转移话题,问道:“糨糊大师,你除了写字画画,还有其他爱好吗?”

糨糊大师说:“吃喝玩乐,我都喜欢。”

张吉祥再问:“喜不喜欢美女?”

糨糊大师说:“当然。”

张吉祥还问:“那你这辈子最喜欢的是啥?”

糨糊大师说:“我最喜欢的是吃饭。”

张吉祥问:“吃饭?”

糨糊大师反问道:“难道你不喜欢吃饭?”

餐厅里,张吉祥看着糨糊大师,一脸惊讶。他感觉糨糊大师一点不糨糊,像挺拔的不老松。张吉祥心里佩服,就给糨糊大师敬酒,高喊“大师健康长寿”。

糨糊大师当然喜欢健康长寿,立即拱手微笑。他是当地文艺界的泰斗,琴棋书画样样高超,大家都称他为大师,可他摇头否认,说自己姓胡,一个写写画画的人,算啥大师,就是一盆糨糊而已。人们不同意,说:糨糊有哪样好?摸不得甩不掉……糨糊大师立即表示:糨糊多好,能把别人的优点和人间美好粘贴糕合一起,增强自身本事,一生吃穿不愁……糨糊大师说得何等美妙。

此时,张吉祥恭维完糨糊大师,脸上又露出玩世不恭的笑意,因为酒精在身上像蚂蚁一般涌动。他大喊一声:“糨糊,给我画张像。我这相貌咋样,大师?”

众人听后哑然。大家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刚参加完“新时代慈善文化发展座谈会”,县慈善会举办的。眼下,众人正在餐厅里推杯换盏,听到张吉祥一声响亮的“糨糊”,大家立即盯住张吉祥那张红脸,然后起哄:张总那张脸比熊猫脸还珍贵,画一幅必须付费十万元。



古城之夜

张春光 摄